

这是真正感性的上海，手写体的上海，小人物悲欢忧乐的上海。依旧是一条又一条
暗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柴米油盐，鸡鸣狗吠」的生活故事的街道……

这无法无天的爱

Zhe Wufawutian De Ai

滕肖瀾 / 著



这无法无天的爱

Zhe Wufawutian de Ai

滕肖澜/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这无法无天的爱 / 滕肖澜著.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1.5
(21 世纪小说馆)
ISBN 978-7-5391-6508-0

I. ①这… II. ①滕…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5049 号

这无法无天的爱

滕肖澜 / 著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文 欢
装帧设计 同异文化传媒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50 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6508-0
定 价 30.00 元

赣版权登字—04—2011—19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6524997

出版前言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亢奋又无奈、伤感，一个“神马都是浮云”、令人无法把握和逆料的信息娱乐化时代；一个挟带着无以伦比的超能力量，真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便能瞬间瓦解和改变所需要的一切，令人百感交集却又身不由己，连真实的人生都能被摇晃的前所未有的浮躁时代。

所幸还有小说——这个文学门类中最坚不可摧的艺术形式，依然用它对人生悲悯的宽容和抚慰，让人的心灵还能保有一丝清澈和真诚。虽然文学板块在信息浪潮的强烈冲击下，不可遏制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文学的真正重心和意义却是无法逆转的。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要有真实的情感和人生感悟。它所传达的永远是应该直达内心的深刻的思想性，只有这样，小说才会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新世纪的文学发展至今，已整整是第十个年头。面对纷繁复杂、剧烈变化的当下时代，小说家们无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创作挑战。怎样挖掘和表现当下社会情状下的真实生活和思想，是他们所面临和思考的。带着这样的使命和情

感，我们策划出版“21世纪小说馆”系列。

启动“小说馆”，力图囊括当下具有广泛影响力及切合当下市场因素的新锐作家和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以当下风格、当下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当下立场，来展示历史进程、社会变迁、当下生存与现实画景，尤其是表现思想的表情、真实的人性、人民对生活的自己的理解和安排。

挂一漏万，偏颇缺失也在所难免。但在当下的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下，这项文学工程将尤其警惕审美趣味的走低、语言的粗陋及想象力、原创力的匮乏，而特别倡导当代作家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对现实敏锐大胆的把握、对人精神深处犀利而透彻的挖掘、对当下国人复杂而多彩生活的表现、对未来乐观而坚韧的希望、以及对优美汉语言的精心重铸、传承启后。

如此，这方“馆”将会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小说界的一件雅事盛事，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相信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彰显。

静下心来，用一颗善感的心去阅读它们，去感受当下世相人生的脉动，则每颗心灵必多一份丰沛润泽。观照别人的人生心性，享受不可多得的愉悦，这或许是生命发酵的催化剂，生命便得以多出了酿造人生的时间。

是为前言。



目录

- 1...这无法无天的爱 01
- 2...倾国倾城 67
- 3...小么事 131
- 4...快乐王子 171
- 5...星空下跳舞的女人 229
- 6...百年好合 247
- 7...美丽的日子 261

这无法无天的爱



(一)

临下班时，我给曾伟强发了个短消息：“哥们，我加薪了，请你吃饭。”

曾伟强很快回了消息：“这么巧，我也刚做成一笔十六万的生意。晚上的饭我请吧。待会儿我开宝马过来接你。”

五点半，曾伟强准时等在我公司门口。这小子穿一件白色衬衫，最上面三个扣子松着，露出结实的胸肌。低头抽烟的样子很有男人味，经过的女人们都忍不住朝他看。他一个个地回敬以口哨，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在太阳下闪着光。

我走过去，接过他抛来的头盔，坐上他那辆锈迹斑斑的老式霸伏——他嘴里的“宝马”。至于那笔“十六万的生意”，我知道其实是一千六百块，一张星级酒店会员卡的价格。曾伟强习惯把金额扩大一百倍。这份工作他上个月刚刚找到，某个跨国企业在上海的办事处，推销一种名叫“钻石联盟”的酒店会员卡。每销出一张卡，

他拿一百块钱的回扣。没有底薪。

我们来到吴江路上的一家火锅店，点了羊肉、鱼丸、粉条、菠菜。啤酒免费畅饮。“先来四瓶啤酒清清嘴！”曾伟强上完厕所出来便叫服务员。

系着围裙的小妹两手各拿两瓶啤酒过来，重重地往桌上一放，手一掀，熟练地开了盖子，给我们各倒了一杯。

“干杯！”我们碰了杯，然后一饮而尽。

“郭启明，”他擦了擦嘴，问我，“最近在忙什么呢？”

我说：“能忙什么，还不就是上班、下班。不值一提。”

“感情生活呢？”他问。

我笑笑，告诉他：“我在追一个航空公司上班的女孩。”

“空姐？”他睁大了眼睛。

“不是空姐，是地勤，”我说，“搞配载平衡的。”

“什么，配载平衡？”他不大明白。

“这个，一两句话也不说不清——喏，简单说，就是把飞机的重心调到一个最佳位置，让飞机保持平衡不掉下来。”我向他解释。

“高科技啊！”他肃然起敬。

“一般一般，”我谦虚道，“也就是个普通技术人员。”

接着，曾伟强告诉我，他想找个人合租他那套两居室的房子。

“一个人住怪浪费的，租一间出去，至少能弄个三四百，”他坏笑道，“我在网上登了，要个女的，年纪在二十五岁以下，超过二十五岁或者是男性均不考虑。”

我先是摇头，随即笑，“哪个小姑娘租了你的房，就是羊入虎口。”

曾伟强是我的初中同学。初中毕业后，他便没再读书了，很早从家里搬了出来，他父母也不大管他，只当没生这个儿子。曾伟强和我是完全不同的人。我是一般人眼中的“乖孩子”，一帆风顺地考

上大学,再找到个不错的工作,对父母温和,对老板恭敬。而曾伟强则是个吊二郎当的家伙,或许用“吊二郎当”这个词来形容他还太客气了些。天晓得我和他是怎么成为哥们的,而且还是特别铁的那种。为这事我没少挨我妈的训。我妈常说,近墨者黑,你跟他走得这么近,当心也变成小流氓!

当火锅烧得只剩下一堆残汤时,曾伟强的手机响了,是短消息。他看了一眼,然后笑咪咪地告诉我:有羊上门了,约好明天上午见面。

单还是我买的。这小子皮夹里只有一张一百元,我实在不好意思。

他送我到附近的地铁站。我住浦东张江,他住普陀。临分手时,他说:

“让我们都加把劲吧。工作,还有女人。”

我笑着点头:“頑張れ。”“頑張れ”是日文“加油”的意思,听着像上海话“翘巴子”。

“宝马”突突地开走了。我走入地铁站,给谭心打了个电话。谭心就是航空公司的那个女孩,她今天值晚班。电话通了。“你好,平衡室!”

我说:“麻烦叫一下谭心。”

电话那头轻笑了一下,“我就是啊。”

我问她:“明天有没有空,你说过要教我画A320的平衡图。”

她又笑了一下,“好吧,我说话算话。明天见啊!”

挂掉电话,我花了好一会儿回味刚才那番话。她习惯在话尾加个“啊”字,轻轻柔柔的,像拖个小尾巴,俏皮得很。她爸爸是航空公司的一个副处长,妈妈以前是空姐。谭心在民航学院毕业后,很自然地分到了航空公司。一家三口都是吃航空饭的。我认识她是在一次大学同学聚会,她和我们班上的刘英子的好朋友,跟着来的。那

天,我们一帮男人都表现得格外安静,说话秀气地像蚊子叫,连干杯都有气无力的,像被人抽了筋。所以说男人真是贱,看到漂亮女孩就骨头轻。趁她去厕所的当口,我们迅速地摸出一副牌,说好谁的牌最大就可以送她回家。我第一个抽,抽到个黑桃“A”,我笑笑,那帮家伙都恶狠狠地朝我看。

那天,我很荣幸地得到了谭心的手机号码。临分别时,我小心翼翼地问她:

“我下次可以约你出来吗?”

她朝我一笑,露出嘴角的两个酒窝。她的眼睛,和天上的星星一样明亮。她的笑容,像是世界上所有的花朵都开了似的那么美丽。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有些晕了,脑子里嗡嗡的响个不停。几乎要休克了。

谭心果然把A320的平衡图拿来了。还有一系列配套工具:三角尺、铅笔、橡皮、计算器……我们吃完饭,让服务员把桌子收拾干净,随即便把平衡图铺开。她把所有的数据都写在一张白纸上:某航班,机组八人,前三后五。客人163人,其中男人100人,女人63人,还有儿童两名,婴儿三个。货物1000公斤,邮件500公斤,行李1500公斤。空机重量45103公斤,指数51.1。先填开装机单,再完成平衡图。她还给我提了个有点难度的要求:为了省油,请把最终的起飞重心控制在二十七到三十二之间。

我故意皱着眉,做出沉思的模样。事实上,之前我已经做过波音737、757、747、A300等多种机型了,虽然无法完全了解其原理,但依样画瓢还是不太难的。我绝不笨,相反的我还很聪明,无论是抽象思维,还是形象思维,我都不差。我相信此时此刻,面对着这样一个美女,如果谁像完成作业那样飞也似的搞定,然后说声“再见”走人——那他一定是个傻子。

我把货物邮件行李一古脑都配在后舱，像个真正的傻子。其实我一看空机指数，就知道应该压前舱。谭心看着我微笑，我也报以微笑，随即人来疯似的把旅客座位也统统往后排。“你说过，重心偏后飞起来比较舒服。”我响亮地说道。

她又笑了笑。“没错啊。”

这份平衡图我足足做了一个小时。我像小学生那样把数字写得工工整整，橡皮被我擦得只剩下一个小团，铅笔削了三次。我长长地吸了口气，又长长地吐了出来，眉心那里紧紧地蹙成一个“川”字。“真难啊，”我感慨道，“我做一份就这么难，真不晓得你平时上班是怎么过来的。不可思议，简直太神奇了！”

邻桌的人都朝我看，几个服务员远远地对着我们指指点点。

最终我还是没能完成，因为重心太偏后，都超出图上所能显示的范围了。谭心看得咯咯直笑，“你真是天才，”她说，“郭启明，你怎么这么可爱啊。”

我沮丧地向她表示愿意重做一张，“不是我笨，实在是因为这项工作技术含量太高了，我需要时间慢慢体会。”

这天我们一直到饭店打烊才离开。我拿着厚厚一摞纸，再三对她担保：“我会加强练习的，下次一定让你满意。”她一直笑。她说：“不会做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你也不干这行。”

我说：“可我就是想把它学会——幸亏你不是开飞机的，否则我还得向你学开飞机，那就真的麻烦了。”她嘴角微微一歪，露出甜甜的笑容。“郭启明，”她看着我，“你真的是个很可爱的人。”

我送她回家后，在地铁里一直琢磨她的话。她连夸了我两遍“可爱”，口气倒像在说一只小狗，“小狗，你怎么这么可爱啊”——我认为夸一个男人“可爱”，未必是件好事。“可爱”等同于“滑稽”、“好笑”，多少有些不值得尊重的意思。

我想到这里，有些懊恼了。分寸很重要，尤其在追女孩的时候，

就像杆秤上那些星星点点，少一些不够，多一点则太过。我不晓得她是真的这么想呢，还是随口一说。正伤脑筋时，手机响了，一看，是曾伟强。

“喂！”他似是很兴奋，“什么时候有空，过来看看那只羊。”

我愣了愣，才明白他的意思。

“不错，真的不错，是只很棒的小绵羊。”

我怀疑这家伙的口水大概快要下来了。“我这两天有点忙，再说吧，”我道。

他还是不依不饶。“下班时候过来弯一下就行了。不会耽误你很多工夫。”

“好吧，等我有空时打电话给你。”我说完，便挂了。

曾伟强的家位于普陀区和嘉定的交界处，八十年代末造的老房子。出了门再走一公里不到，隐约便能看得见农田了。小区附近乱糟糟的，什么都有。发廊、洗脚店、租片店、五金店、小饭馆——城乡结合处，总是照例的以外地人居多，走来走去，耳朵里听到的多半是外地口音，苏北话、四川话、东北话、福建话……夏天，一些男人赤裸着上身躺在树荫下乘凉，脚下是扔得乱七八糟的西瓜皮。

我来到曾伟强家门口，敲了敲门。

很快的，门开了。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站在门口，马尾梳得高高的，穿件粉红色的T恤。她看见我，一愣。我说：“曾伟强在吗？”

她哦了一声，随即道：“请进来吧。他在厕所。”

我进了门。女孩拿了双拖鞋给我换上。我发现这间屋子比以前干净多了。地板显然是刚拖过，还有些湿。茶几下没有脏袜子和废报纸，相反地，还摆上了一盆文竹。窗玻璃擦得很亮，阳光照进来，整间屋子显得亮堂堂的。空气清新。

我觉得曾伟强实在是聪明，多笔租金不算，还有人打扫屋子。

女孩给我端来了一杯茶，“请喝茶。”她应该不是上海人，听口音好像是江浙一带的。我说声“谢谢”，接过茶，偷偷打量面前的“羊”。谈不上很漂亮，脸稍圆了些，身材也有些偏矮，大概不到一米六，但五官很秀气，尤其是眼睛，像两颗黑珍珠。她注意到我在看她，笑了笑，走开了。

随着厕所里一声抽马桶的声音，曾伟强懒洋洋出来了，拖鞋踢踢嗒嗒，一只手还在拉裤子拉链。

我说：“你也注意点，还有女同志在呢。”

曾伟强嘿了一声，对着那女孩说道：“对不起哦。”

女孩说：“没事。”随即去厨房拿了盘刚洗净的葡萄出来。“吃水果，”她说，“下午刚买的，挺新鲜。”

我犹豫了一下，曾伟强却老实不客气地接了过来。“晚上请你吃小龙虾，”他朝女孩眨了一下眼睛，神情有些轻佻。女孩却不以为忤，笑着点头，“你说话可得算话。”“那当然，我是谁啊。”曾伟强嘿了一声。

“介绍一下，”曾伟强说，“这是我哥们，郭启明——这是卢晓红。”

卢晓红对我说：“你好，常听他提起你——你跟我想象中差不多，文质彬彬的。”曾伟强在一旁插嘴道：“现在老早不流行文质彬彬了。要粗犷，像我这样。”

卢晓红在他身上拍了一下，“去你的！”这个动作让我看了有些发愣。我说：“你好，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不到五点，卢晓红拿着包出门了。临走时，她朝我甜甜地一笑，“多坐会儿啊。”我礼貌地站起来向她告别：“再见。”

门关后，我问曾伟强，这女孩是干什么工作的。

曾伟强说不知道，女孩自己不说，他也不好意思问。“管她干什么的，反正只要按时交房租，年轻漂亮就行，”曾伟强说到这里，推

了我一下，“怎么样，还可以吧？”

我笑笑，没理他。

曾伟强又问我和谭心的进展，“到什么地步了，抱了？啃了？上了？”

我道：“别说得这么恶心，又不是狗。”他听了笑道：“郭启明，这方面我比你有经验，男人不能太拖拉，该下手时就要下手，否则时机错过了，后悔的还是你自己。”

我推了他一把。“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步呢。”

他问：“那你们到哪个地步了？”

我想了想，告诉他：“刚起步，还停留在套近乎的阶段——嗯，我在向她学平衡表。”曾伟强先是一怔，随即看了我一会儿，忽的哈哈笑道：

“郭启明啊郭启明，你真是太可爱了！”

我又一次被人说成“可爱”，心情顿时变得有些糟糕。我借口晚上还有事，匆匆走了。临走时，曾伟强又劝我要“当机立断，有魄力”，我没心思睬他，丢下一句“这些招数你自己留着用吧”，便走了。我眼前闪过谭心那张清秀的脸，便觉得跟曾伟强谈这些真是亵渎了她。谭心是山顶上那朵最洁白的雪莲花，要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靠近，虽然艰难，但途中却别有一番滋味。这些，曾伟强怎么会懂呢？

我路经小区门口那家新开的足浴店时，听见里面有人吵架。一个女孩的声音：

“你妈×，昏了你的头了，敢抢老娘的生意？”

另一个女孩也骂：“放你妈的臭狗屁！你也不看看你那只爪子，按在人家脚上就跟搔痒似的，谁会找你，你倒贴也没人找你！”

我觉得这声音有些熟悉，一看，昏暗的店堂里，两个女孩站着互骂，一个稍矮的女孩抡起柜台上那本帐簿便朝另一个女孩扔去，帐

簿碰到天花板的吊灯，吊灯晃了几晃。旁边过来几个人劝，那矮个女孩却还不罢休，兀自骂骂咧咧的。

借着灯光，我看见这个女孩赫然便是卢晓红。

我愣了愣，还没反应过来，卢晓红一侧身，已看到了我。我只好朝她笑笑，有些讪讪的。她却很热情地走了出来，向我打招呼：

“咦，这么早就走了啊——要不要进来做个脚，自己人，我给你打八折！”

我谢绝了。“我还有事，下次——这个，下次再来。”

她笑眯眯地，两个眼睛弯得像月牙儿，一点也不像刚刚吵过架的模样。“那就说定了，下次你一定要过来哦？”她说着，在我肩上一拍。我下意识地朝旁边让了让。她一点儿也不在乎，依然笑吟吟的。

“下次一定要来哦！”她嗲嗲地道。

(二)

夏天很快过去了。两个月内，谭心把所有的平衡表都给我做了一遍。我开玩笑地跟她说：我到你们平衡室来打工吧，还能再赚份外快。她咯咯直笑。其实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在叹气，又有些为自己着急——该做的都做了，下一步要怎么办呢，总不见得真去她那儿打工吧。依着我的想法，都谈了几个月了，差不多该见家长了，把事情敲定下来。可谭心的态度多少有些让我摸不着边。她笑得很甜，像个漂亮的洋娃娃。可惜这个洋娃娃是放在橱窗里的，不能碰也不能抱，只能看。好几次我的手都已经到她背后了，只差一丁点便能把她揽在怀里，可偏偏她脑袋后面似是长着眼睛，总能不早不晚地让开，让我扑个空。

我问她：“下次我们玩点什么呢？平衡表都做得差不多了。”

她睁大眼睛，有些诧异地对我说：“怎么会差不多——还差着远呢。你要想学平衡，这只是开始。你不晓得，现在我们都不用手工画平衡表了，全是电脑操作——下次我教你电脑指令。”

我愣了愣，“可是这里没有电脑啊。”

她说：“没关系啊。你要是真想学，我就想办法拷一套系统出来，再给你建个模拟航班——你想不想学啊？”她朝我看。

我微笑地表示很有兴趣。

“我老早就发现你是个非常好学的人，”她伸出纤长的手指，一下两下地点着，“其实我觉得你挺适合干我们这行的，你做事挺仔细，人也蛮聪明。”

我又笑了笑，心想，这姑娘不会真以为我想改行吧。

曾伟强对我的情况表示不能理解，“哪有你这样谈恋爱的啊，自讨苦吃，”他在电话里说，“郭启明，本来我还觉得你是个人才，从小到大读书就跟吃饭喝茶似的，一点不费力，这点我不如你。可说到对付女人，你不是这块料——你还太嫩。”最后这四个字他加重了语气。

我听了没有生气，相反地，向他讨教对策。

他说：“约个时间带她出来，让我看看这女人什么路道，对症下药，因材施教。”

我想了想，同意了——后来每当我回忆到这天，便觉得自己是欠考虑了，带谭心去见曾伟强，正应了我以前说过的那个词“羊入虎口”。这绝对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傻的一件事。

周末，我带谭心到曾伟强家吃饭。本来想在外面吃的，可是曾伟强说外面太贵。“反正家里现在有个保姆，不用白不用。”他说。

我不明白。他告诉我，是卢晓红。

“这女人付不出房租了，就拿身子抵债，”曾伟强说到这里，坏

笑了一下，“别误会，不是那意思，就算她肯我也不肯啊，一个做脚的，手上全是癣，我才没胃口——她说把家务全包了，每周再给我做两次脚，当是房租。我答应了。”

我摇了摇头，说：“你这个人啊。”

我们聊了一会儿，卢晓红才从外面回来，手里拎着菜篮，一只活鸡的脑袋还伸在外面。曾伟强皱眉说：买什么活鸡啊，别把我的厨房给弄脏了。

卢晓红说：“脏不了，我保证擦得干干净净。这鸡是正宗土鸡，烧汤最鲜了。”

我朝她点头示意，并介绍了谭心。“我女朋友。”我本来想说“朋友”的，犹豫着还是说“女朋友”了，偷偷朝谭心看去，见她并没什么异样，才放下心来。

“你女朋友很漂亮啊，你真是好福气。”卢晓红笑着道。

曾伟强说：“快去做饭吧，别废话了。待会儿到了钟点吃不上饭，你得给老爷我多做一次脚。”这话完全是对保姆的口气了。卢晓红却毫不在乎地，笑笑：

“知道啦！给你多做两次脚都没问题。”说着，进厨房了。

谭心轻声问我：“这女孩是谁？”曾伟强在一旁回答：“房客，兼保姆。”声音不小，卢晓红应该听见了。我朝他做了个“嘘”的动作，他却大喇喇地摆了摆手：

“没事，没事！”

我们开始打牌，三个人玩关牌。打了一会儿，便觉得没多大意思。我说：“还是八十分或者斗地主好玩。”曾伟强便把卢晓红叫了过来。

“汤烧上了吧，烧上了就过来打两副，斗地主会不会？”

卢晓红说：“会。你们先发牌，我去拾掇拾掇，待会儿一下油锅就行。”